

# 溫柔與暴烈

黃碧雲著

男女情感的重負、生命價值的追索，是掩埋下的最重要。一個人的生存與與他的言說方式，有時亦地寬容，有時令她震怒。



# 溫柔與暴烈

黃碧雲著

男女情感的重負、生命價值的追索，是她筆下的凝重處。一個人的生存處境與他的活命方式，有時令她驚訝，有時令她興嘆。



溫柔與暴烈

## 溫柔與暴烈・黃碧雲

---

**出版：**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528 3671 圖文傳真：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528 3605 865 0708 圖文傳真：861 1541

**承印：**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896 3687 圖文傳真：558 1902

**發行：**利通圖書有限公司(港澳)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303 1010(13線) 圖文傳真：764 1310

---

© COSMOS BOOKS LTD. 1994

ISBN 962 257 763 6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四年・香港

# 錄目

---

217	183	151	129	121	91	65	41	1
江城子	失城	捕蝶者	一念之地獄	雙世女子維洛烈嘉	豐盛與悲哀	雙城月	嘔吐	溫柔與暴烈

---

## 溫柔與暴烈

### 一 蓮與芒

「在紐約十五年，就剩下這一百五十個箱子。」

「還有我的妻美娜，女兒眉明，和小兒小瑟。」

「而我所愛，叫做基斯汀。」

「生命是；你期待蓮花，長出的卻是肥大而香氣撲鼻的芒果。」

「如今我的鬍子已經長白。有時我也會問，值得麼。眉明便會爬上我的膝上，說，爹地，你今天還沒有親過我。不不，你這個小時還沒有親過我。我全身發熱，今天不去上課了。你又不回來看我。而小瑟就會抓著我的鼻，我的鬍子，喊，姐姐不好，姐姐瘦，姐姐不好。美娜總站在陰影中看我，微微笑，彷彿就是路西化，道：我知道你軟弱，我知道你出賣靈魂。但

她只是說：你可累了，要喝點什麼。我寧願她張牙舞爪，像那些可以防備的美國女子。但孟加拉女子不一樣。像我的國家一樣，可以戰勝生命最殘酷的。事情接踵而來，無從說，值得不值得。美娜也不會讓我問。

「但我這樣想念基絲汀。我如何想像她的生命。在那一片多彩的大陸或海洋游走，還是她已經死了。她是這樣一個暴烈的女子，喝不加冰的威士忌，伏特加，皮包裏永遠有一枝銀亮的點二二小手槍，頭髮老在染色，我永不知道她頭髮的顏色。離開的時候，在我的胸口插了一刀。」

「最後一次見她在倫敦。她在農業學院學習。我們在 King's Cross 一間印度餐廳叫了一桌子的咖喱和各式麵包，我用手吃而她用刀叉，就像我們還在達卡城一樣。她瘦多了，像她的少女時代，臉容很靜。我非常的難堪，說，對不起，是因為我……她舉手止著我，道，不。那不是因為你。我的心只屬於我自己。我便臉紅耳熱。她已經不愛我了。怎樣會呢。她曾經這樣……可以殺了我，或為我而殺人。法庭上辯護律師會說，那是熱情之罪。但後來……她不吃肉，聲調低沉，穿得像修女。曾經掌摑我，抓我，打我那雙手，竟也光柔而安定，聖母似的，可以圍上光環的。她輕輕的按著我，說，其實我最愛你。溫柔而有力，不願意再

引起情慾的一雙手。我們便不再談，關於情感，怨恨，或求而不得。」

「她後來去了秘魯做穀物改良研究。」

「所以，什麼是溫柔，什麼是暴烈呢。」

「美娜的暴力不見血。」

「我的國家卻經歷戰爭，暗殺，大颶風大水災。這樣這樣的暴烈。然而我們追求的，不過是溫柔的生。」

## 二 烏鴉與共產黨

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子。」

「我姑姑該雅。」

「最沉重的。」

「我從紐約寄回來一百五十個箱子。我姑姑的死。小兒小瑟的出生。」

「你喜歡你自己嗎？」

「我不過沒有選擇。」

「你會喜歡姑姑多一點嗎？」

「我時常爲失望所傷。所以時常期望革命及英雄的誕生。到革命和戰爭真正來臨的時候，我才明白，革命和戰爭除了血腥，饑餓和殘暴，什麼也沒有。姑姑不談革命。但我怎麼說我姑姑呢。」

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孟加拉人民打敗了巴基斯坦佔領者，宣佈成立孟加拉國。之前卻有九個月的激烈戰爭。三百萬孟加拉人在戰爭中死亡，包括了我長兄，我姨父，我十個表兄弟，成千上萬的婦女被強姦，包括我姑姑。我和我姑姑同年，當時十六歲。」

「我們逃到家鄉齊達干近海的小村落去。那是個血色的黃昏，下午剛下了一場暴雨，空氣都是青草和梨花的氣息。我姑姑穿一件桃紅的沙厘，戴一只紅寶石鼻環，爬在椰子樹上要摘青椰子好喝青椰子水。一隊巴基斯坦士兵到達時她剛好將椰子扔到他們頭上。抬頭看的軍服是一個少尉，左手繫著綑帶，右手卻按在機槍的槍扳上。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，幾



乎是俊美的。他看到了我姑姑，便笑了。」

「士兵將椰子樹砍掉。我姑姑的身體在樹頂搖晃像一片茂盛的椰葉。」

「他們將我結結實實的縛著，麻繩深深的陷在我的手腕上。我姑姑隨著椰樹倒在地上。他們便將她拉到房子裏面。我姑姑沉默象一只山羊。」

「少尉出來時綑帶散了，微微的滲著血。」

「士兵接著一個一個的進去，像病人去看醫生。」

「我的父母仍留在達卡。姨父帶著六個表兄弟姊妹和我和姑姑來到了齊干達森林的小村落。士兵還叫表兄弟姊妹給他們殺了雞，咖喱的香氣飄了一夜。」

「姨父伏在地上，一臉是血，大鬍子都膠著，還張著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看著我。他的腸胃散了一地，已經爬滿了螞蟻，禿鷹盤旋不去，蟒蛇在草叢嗦嗦的蠕動。」

「姑姑在硬木床上，沙厘拉到半腰高，下身都是血。她只是靜靜的看著我。我張著口，想哭，又哭不出來，只怕眼淚都會成爲不敬的嘲諷。好一會，她緩緩的合上眼，將沙厘拉下，道：我口渴，請給我一杯水，亞撒。」

「一直到戰爭勝利後，姑姑就沒有開口再說話。我也不敢看她。見過了她飽受創傷的

肉體，就像占有過她。一生都不會磨滅，時常會痛的記憶感覺。她的肉體也以其强悍的方式，占有了我。」

「後來我姑姑便加入了共產黨。」

「你是個共產黨員嗎？」

「我害怕政治和烏鴉。」

「是因爲你姑姑的死嗎？」

「我姑姑出事後，我母親便開始與烏鴉通靈。我父親開始無法睡覺。二十多年來我父親就沒有睡過覺。時間在他身上靜止。他現在看上去去年紀樣貌和我差不多，我母親時常叫我雅都。我說，雅都是爸爸。我是亞撒。她便叫我爸爸，亞撒。我母親和烏鴉通靈後便開始萎謝，她現在看上去像我父親的祖母。」

「你見過烏鴉的靈魂嗎？」

「那是生者和死者的戀慕。烏鴉停在我母親的頭髮上，我母親的頭變得火一樣紅。烏鴉飛來我母親便大聲叫我姨父的名字，說亞伯拉。你說我應該怎樣辦。然後母親會玩紙牌。紙牌在空氣中浮動。亞伯拉，你可不要騙我。晚了，玩完這一局你要走了。你幾時再

來。亞伯拉，我很累，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離開。母親對烏鴉說。」

「妹妹看上你表兄以撒了。她會染上霍亂病。」

「我妹妹兩星期後便開始嘔吐，發高熱。」

「有一夜烏鴉沒有來。全城都很靜，彷彿有烏鴉都離了城。我母親開始禁食。入夜後母親便大聲哭泣，我的父親卻昏睡了。我想我的妹妹要死了，便趕到醫院去。妹妹只是睡了。就在醫院裏，我碰到基斯汀。她是我第一個見到的白人女子。她父親在醫院看病。她穿著一條深藍色的絲裙子戴著聽診器在聽收音機。她的皮膚好像羊奶一樣潔白，眼睛竟然是藍的。她看見我，沒什麼興趣似的，又轉過身去替她父親的病人探熱。」

「我父親在達卡大學教歷史。我母親研究古孟加拉音樂。」

「翌日醒來陽光金色的。我床前佈滿了烏鴉，父親站在我的床前叫他自己的名字：雅都。雅都。我母親卻在房子外唱歌。收音機傳來了廣播：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我國總統，帶領巴基斯坦人民獨立的民族英雄默左比·拉曼在他達卡的寓所被殺，他二十一名家庭成員包括他的妻子和幼年子女，全部被槍擊死亡。當時拉曼還拿著平日不離手的煙斗，身穿灰白格子沙龍，白上衣。也就是我姑姑出事後三年九個月零七天。」

「革命之後的拉曼政府一樣腐敗，人民一樣饑餓，像染了瘟疫的牛一樣死亡。革命出賣了我姑姑。她受的屈辱毫無價值，她卻從此不能做一個正常女子。沒有一個回教男子會要一個受過屈辱的女子。」

「我妹妹後來說，當夜她夢到達卡城著了火。醒來就退了熱。她便說：我要離開孟加拉，永遠不會再回來。」

「我家開始流徙。我的一對孿生兄弟樣子愈來愈不相像，到後來互相仇殺。」

「我第一次見到美娜。」

### 三 愛與死

「愛情」。

「我姑姑加入共產黨後就上山做動員婦女群眾的工作。自從那事發生後，姑姑沒有跟

我再說過話。每次下山來看我父母親，只帶來了椰菜花和白米，在客廳默默的坐著，天黑便走。她走了，我便坐在她停留過的木椅上，感受她的餘溫。她的髮有青草的香氣。

大學的最後一年，拉曼被暗殺後局勢非常緊張，不斷有政變的消息傳出，整天戒嚴，每天只有三小時解禁，成街都是人群奔跑，買食物，到廟裏去祈禱，殺羊趕雞。政府軍四處搜捕共產黨，一天來我家拍門三次找我姑姑。我母親跟烏鴉學著話：不見了。不見了。小心你們的心。母親便拉著我，問：你喜歡你姑姑嗎？我嚇得慌忙道：不不。我從來沒有想過。眼前卻呈現姑姑染血的肉體。小心呀，小心。母親說。

是夜月色明麗，是一個滿月。姑姑來找我。

站在我的床前，穿著迷彩軍服，長髮收在帽子裏。我認不得她了。她見我醒了，便按著我的額頭，示意我不要動。低下頭來看我，我感到了她的氣息。看我的眉，我的眼，我的嘴唇，我敞開的胸膛。我全身都熱。遠遠有人開了槍。子彈的熱氣與微焦的硫磺味就要燒傷我一身。她只是塞給我一塊冷冷的金屬，再碰一下我的額，便走了。

不久就流傳共產黨軍事政變失敗的消息，共產黨員在山頭被政府軍掃蕩，搜獲即殺。姑姑交給我的是一條舊銀鎖，女子挂在沙厘腰間的貼身之物。這是她想到生命隨時終結，

要留給我的一點印證。這樣我在一個明亮的夜裏，手執姑姑的貼身物，想念著她的血，便感到了愛情的重量。」

「愛情是什麼呢。愛情是超越道德和肉身的羈絆的。」

「但對美娜來說，愛情就是一手創造的命運，並體現它。這是惶惶不安的生裡，她唯一可說：我要。我決定的這麼一件事。難道她可以叫颶風不要吹襲孟加拉，或軍人不要開動坦克麼。」

「正如見到我姑姑一樣。我第一次看到美娜，也有不敢直視之感。那天我到美術學院找亞錫。他剛考進美術學院，正請我吃一頓。我到絲網印畫室找他，剛進門便絆了一身的絲。一直的追索，原來是一個女子在織查柏蒂絲，也就是孟加拉的傳統工藝。她抬起頭來看我，雙目冰寒。畫室幽黯，她身後都是懸著絲網的顏色，四周很靜。她拉拉我身上的絲紗，就拉著我，一步一步的走近她，最後我離她不過一步之遙。當時我已經二十一歲，像所有在回教國家長大的青年男子一樣，對女性一無所知，只知道電影裏男女之間，一旦戀愛，就會有花、雨和月亮出現。我站在美娜跟前，就想起花、雨和月亮。只是覺得驚慌，便縳斷了絲紗，逃了出來。身上還有幾段素白的斷絲。」

「我和亞錫和美娜一起去看幾部孟買的歌舞片。劇中人物說著印度語，沒有字幕，我在黑暗裏只偷偷的看美娜的臉。鼻子高挺，氣味沉靜，像十一紀的一個印度教神像，西華與佛，皆有女氣。我們又一起到館子吃飯。亞錫說將來賺錢，一定要去吃一頓中國餐。我卻說要去美國，喝可口可樂，吃牛肉飽。美娜一直沒有說話。」

「亞錫後來便告訴我，美娜想嫁給我。」

「但我要一段現代的婚姻，一個像姑姑一樣，不戴鼻環，穿褲子，不長長髮的現代女子。」

「我卻沒有料到，基絲汀是一個同性戀者。一直到我跟她回到紐約，見到了她的女朋友，才明白她和我之間的困難。」

「對於基絲汀來說，愛情是矛盾和鬥爭，是互相征服的武器。因為這樣的緣故，她害怕愛情。她以為同性之間可以和平一些，後來她自然明白暴力的愛情不分性別。」

「我在達卡大學的飯堂再見到基絲汀。她在跟英語系的尼新在學孟加拉語。尼新叫我，你英語比較好。你說說，拉瑪丁英語叫什麼。拉瑪丁是回教徒的絕食月。日間不進食不喝水，太陽下山才破戒。拉瑪丁沒有英語。基絲汀看看我，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樣子。我只

記得，或許窗外有綠蔭的緣故，她這一天的眼睛不那麼藍，像山貓，帶點綠。」

「週末她卻邀尼新和我到她家。我第一次知道在孟加拉也可以生活得乾淨舒適。汽車來我家接我時整條巷子的鄰居都走出來看，小孩奔跑尖叫，像看什麼大火災。司機是個沉靜的本地人，卻跟我說英語：空調會不會太冷，先生？車頭汽車玻璃貼滿了聯合國救援機構的各種證明，通行證。收音機報告又換了一個總統，是三個月來的第四個。街上人潮吵嚷如故，饑民在路旁餓得奄奄一息，旁邊有人賣面包。我忽然很想唱歌，便開口唱起約翰連儂的《想像》來。」

「此生何生。」

「基絲汀的家播著莫札特的魔笛。她穿一件白色絲質長裙，金黃的頭髮束起，正在讀孟加拉詩人泰戈的詩。僕人送上了咖啡和糖，牛奶是暖的。尼新便一句一句的念著泰戈的詩。

基絲汀一直沒有看我，待尼新起來告別時，基絲汀才跟我說，亞撒要不要留下坐坐。」

「我們就在客廳對坐。基絲汀低頭在讀泰戈的詩，我百無聊賴的坐著看天色一點一點的昏暗下來。學生的示威隊伍經過，在喊打倒軍人專政，打倒西方帝國主義。呼喊一番，四周又靜了。園子裏的狗便無由的又吠了好一頓。我站起來說，我還是走了。她說：好，我



叫司機送你。」

「什麼事也沒有發生，但這是個令人難以忘懷的黃昏。那是因為，事情的婉約曖昧。後來就很赤裸裸。」

「生命和虛無。」

「我父親開始不眠後便對時間失去了倚傍。家裏的鐘開始一個又一個的停頓。每買一個新鐘回來，進了屋子便停頓，甚至不再鬧。我們後來便放棄了買鐘。開始了沒有鐘的日子。」

「有時我會日以繼夜的讀書，然後睡一整天。」

「班上同學約去旅行，我遲了一整天，到達時剛好是他們約會後的二十四小時。結果我獨自去了兩天海邊。」

「因為沒有鐘，我的生命開始浮游在半空中。」

「而母親能夠預知未來，便成天很憂愁。」

「她照常坐在她的書桌之前，讀著孟加拉古音樂譜，撥動奇怪的弦琴，在說：今夜會有政變。他們會殺死泰戈上校。一顆子彈會穿過他的耳朵及腦袋。他伏在坑渠之上，烏鴉來